

未來的日俄大戰記 小說

日本軍事小說家平田晉策的「夢話」

思進譯

◇鐵騎三千渡河

在滿州，春天也來到了。掩蔽着大興安嶺的白花花的雪也消失了，封閉着黑龍江的冰也化了，碧澄的水，滾滾地流過了白樺底林蔭。

我們的一隊騎兵警戒着「滿洲國」底東部國境，烏蘇里江底左岸。是騎兵第○聯隊柴田上尉，指揮着的士官巡察隊。積雪已經消失了的落葉松林，已經輕微微地放出淡綠時候的芳香。太陽在右邊的河岸底那面的森林上，爛灼地輝映着。

是在昭和年四月一日的早晨，八點三十分鐘，正當他們從落葉松底林中出來，驅向烏蘇里江那方面的時候，突然，從太陽底爛灼着的光線底當中，聽到了一個奇異的怪聲

『哦！蘇軍底飛機！』

在前面的井上班長轉過身來，迅速地舉起帶着白色手套的右手，作『回去！回去！』的指示。

『散開！』柴田中隊長大聲地喊着，把軍刀高舉起來了。

八十名我們的騎兵，在號令一下，急遽勒緊韁轡，準備一溜煙跑進林蔭中去了。然而，已經來不及了。蘇軍底戰鬥機已竟像看見食物的兇隼一般，急轉直下地捲起一陣疾風，迫近騎兵底頭上了。

『澎，澎，澎……………』

和這悲慘的炸彈聲混在一起，機關槍也發出了紅色的火光。啊！馬在那顫抖着鬃毛，倒在地上，五六名兵士跌下去了。

這就是蘇俄飛機隊底得意的戰術——『地上攻擊』。一經屠殺了十幾騎的敵機，在

落葉松底梢上很敏捷地轉過機首，振翼而去，照原樣地聽的一聲，消失在那邊的樹林中
了。

『忘八蛋，炸完了吧！』

井上班長在林中抓着白樺底枝子咬牙切齒地罵。



——諸位，這個意外的襲擊，實在就是紅軍挑撥第二次戰爭的「銀樣蠟槍頭」。

所以，柴田中隊底敵人，不是僅僅的一架戰鬥機。戰鬥機去後沒有五分鐘的工夫，列寧式的輕轟炸機三架，排列着具有奇妙的外觀的機翼，又在樹林上出現了。

並且向柴田中隊所隱藏着的林中投下二十基羅重的炸彈，直至看見了柴田中隊被火包圍住了的時候，這才向着以前來的方向飛回。是個寧惡而可憎的沉着的進攻形勢。但是受到襲擊的騎兵隊正是非常的悲慘。

敵機去後所剩下的東西，祇有呈現出了腐爛狀態的柴田上尉等底死尸和在折斷了枝

幹的落葉松下流着鮮血，不斷地悲鳴着的戰馬底悽慘的景象。

啊！腰間底秋水，連一滴血都未染上，而竟死去，這樣地悲慘啊！

『像狗一般的死，是能忍受的嗎？』

唯一的生存者——井上班長，東倒西歪地站起來，用盡他底必死的力量，抓住一個大的落葉松底樹幹。然後咬着牙，忍受着創傷底痛苦，就攀登上去了。

到了離地有兩丈高的地方，他靠在一個粗大底樹枝上，往東方一看：呀，看哪！在烏蘇里河畔底林蔭下，不是有很多的敵軍騎兵在那蠢動着嗎！五百？六百？不，不是那樣的小部隊。至少在兩千人馬以上。

那個隊伍陸續從這個林中，走進那個林中。在很遠的那邊，好像是進行着渡河作業；不止幾十個木筏在那浮動着。

井上班長底臉完全青紫起來了。他剛從樹上滑溜下來，被一匹死馬給絆倒了。他在用那顫抖着的手握着一枝鉛筆，在通信紙上寫個最後的報告。